

餐桌清风净我心

李根成

作为一名军转干部，八一前夕是和战友间加强联络的好机会。周五晚上，手机“叮铃”一声，拿起一看，一条来自广州的战友微信映入眼帘：“兄弟，明天上午有空不？xx饭店xx包间聚会。”

这事放在10年前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回复“收到”，然后，第二天准时赴约，乘兴而去，大醉而归。但这次，对不起，我失约了。

我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河南农村，中原人热情好客，婚丧嫁娶，红白喜事，无酒不欢。宁可食无肉，不可桌无酒。小的时候，经常听到或看到一个关于“酒蒙子”的荒唐事。轻则误事，重则伤身，我的小学语文教师，就是因为白天喝了喜酒，夜里梦中离去。

年少不知酒滋味。毕业后被社会风气裹挟，饭桌酒局经常清醒着来，迷糊着回。走着进饭店，躺着回宿舍。不知道多少次酒桌，我都像经历

过一次“生死大战”，上吐下泻，痛不欲生，仿佛大病一场。年终体检，我患上了酒精肝。

喝酒不仅伤身，还易误事，劳民伤财，得不偿失。特别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喜爱读书写作的人来说，损失更大了。我白天忙于本职工作，夜晚才能挑灯夜战，静下心来写作。对我来说，一篇千字文也就两小时左右，而一场酒局下来，少则三、五个小时，多则半天、一宿。如果喝醉了或饮了假酒，头昏脑涨、无精打采、四肢无力，几天都浑身不舒服。为了一场毫无意义的世俗交际，不知道浪费我多少的宝贵光阴！

2012年底，我脱下穿了23年的军装，转业到地方政府工作。此时，“八项规定”已如清风过山岗，扫荡社会不良风气。谢天谢地，我终于和那个困扰我多年，并让我苦不堪言的餐桌酒文化说“拜拜”了。

说是滴酒不沾，也做不到。中华上下五千年，酒文化源远流长。违规违纪的酒不能喝，但亲朋好友之间交流情感、表达情谊的酒，有时候却在

所难免。

有次周末，几位战友相聚，热闹之余相互留下联系电话。几天后，一位当时喝过酒的战友突然来到办公室找我盖章，说走程序太复杂麻烦，私下盖了就行了。当时我在办公室，替他盖下章不是件很难的事，但该走的流程必须要走，不然，一旦出事，后果十分严重。于是，尽管那次饭桌大家都客客气气地说：“能够做到的，一定尽力办到。”但我还是拒绝了他的要求，让他回单位发函走流程。

事后，我认真反思，除了近亲之间必要的饮酒外，一些不相干的酒局真的没必要参加。“吃人家的嘴软，拿人家的手短”，喝了人家的酒，欠下他人的情，说不定哪天别人有事找到自己的头上，指不定会做出违规违纪的事来。于是，5年前，我毅然作出一个重大决定：从此与酒告别！

无酒一身轻。如今，我已经五、六年没喝醉过了。远离酒桌的我，头脑清清爽爽，身体轻轻松松，业余时间锻炼养生、读书写作，发现无酒的生活更美好。

黄皮果树：时光折痕处垂金的诗笺

潘晓慧

前不久，友人相邀去了一趟广西涠洲岛，观光车好不容易才把人困马乏的我们拉到了海边的一家民宿。双层别致的小洋楼，舒适松软的沙发，清香扑鼻的茶水，却抵不过院子外围那棵缀满金灿灿果实的黄皮果树带来的诱惑。

绿树成荫的庭院中，一棵低矮的黄皮果树犹如撑开的绿伞，沉甸甸的“黄金豆”簇拥在枝叶间。一阵微风拂过，宛如古代女子起身微步时，如瀑秀发上簪着的金色步摇，摇曳生姿，美得让人移不开视线。那刚成熟的果实黄澄澄的，如拇指肚般娇俏玲珑；熟透的则呈现出深褐色，像是被岁月染上了浓郁的色彩，透着古朴而醇厚的质感；而躲在碧叶缝隙间的小青果，还带着一抹羞怯的调皮，十分惹人怜爱。在密密匝匝的碧叶中，随手掰下一串，都能让人满心欢喜。

剥开薄而坚韧的果皮，一股酸甜浓郁的果香直往鼻子里钻，让人垂涎三尺。晶莹剔透的果肉，包裹着几颗果核，宛如初春凝结的琥珀，半掩着几粒小小的墨玉。迫不及待地，我连皮带籽丢进嘴里，汁水瞬间在口腔中四溢开来，那熟悉的酸甜在舌尖绽放，带着故乡春日的雨露和夏日的蝉鸣，把旅途的疲惫消弭于无形之中。

黄皮果树实在普通，在家乡的院落小区随处可见。它没有荔枝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的张扬夺目，也没有龙眼如君子般的淡雅温润。一簇簇淡黄色的小花，要捱到春末夏初才被高举

枝头。随着夏日渐深，阳光愈发炽热，其它树木早已枝繁叶茂，用浓密的绿荫为大地撑起一片清凉。而黄皮果树依旧不紧不慢地生长着。它枝干大多低矮，树皮粗糙干裂，如同老人布满皱纹的双手，记录着岁月的沧桑变迁；它羽状的复叶狭长而厚实，无艳丽之色，却透着质朴与沉稳。它甘于寂寞，能在喧嚣的世界里独守宁静，它从不与荔枝、龙眼争抢夏日的荣光，只是默默地积蓄着力量，将养分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每一枝每一叶上；它甘于平和，愿在浮躁的氛围中保持沉稳，它在漫长的时光里静静孕育花蕾，努力把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。

犹记得年少时老家后院不远处，也静立着这么一棵朴实低调的黄皮果树，它长在我往返学校的必经之路上。每当晨光微露，和风轻拂时，它青木扶疏的俊秀，摇曳起舞的袅娜，总让我不由自主地驻足凝望。母亲常说黄皮果树是宝树，果皮、叶子甚至连树皮都能入药。从小体弱多病的弟弟可没少喝母亲煮的叶子水，更时不时被泡在老叶子熬煮的汤汁中洗澡呢。一想到母亲说过这树来年夏天就能挂果，我心里便甜滋滋的，那是希望的涟漪在轻轻荡漾吧，不自觉中嘴角上扬，顿感全身充满了力量。

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。初夏的某个夜晚，狂风骤起，电闪雷鸣，紧接着雨势如注，房前屋后很快被淹没在一片汪洋中。我贴在玻璃窗上担忧地往外张望，只见好不容易才开花的黄皮果树在风雨中剧烈颤抖着，那孱弱的枝条被大风撕扯得叽哇乱叫。等到雨消云散，我奔出后院一看，黄皮果

树一身狼藉，树干被撕断了半截，断口处还渗着透明的汁液，像极了怎么擦也擦不干的眼泪。这棵承载着我无数希望与憧憬的黄皮果树，每一片叶子都还闪烁着细碎的光芒，每一根枝桠都还编织着美好的幻想，如今却承受命运无情的伤害，徒留残缺歪斜的身躯宛如一首悲怆的诗篇。我伫立在树旁，满心失落：这伤痕累累的躯干，还能活吗？那沉甸甸的梦还会实现吗？

时光飞逝，转眼到了来年开春，没盼来沉甸甸的果实，我心里万般不甘。每次经过，我总忍不住要摸摸那道弓形的疤痕——那场暴风雨留给它的纪念章。

突然有一天，我惊喜地发现在疤痕处，悄然爬上一抹灵动的嫩绿。起初，它只是怯生生地蜷缩成一小团，随后，这抹嫩绿如同被施了魔法一般，一簇接着一簇地涌现，宛如绿色的云朵在微风中轻盈飘曳，向着四周肆意地延伸……

当夏天悄然而至时，阳光会穿过羽状复叶，在沙土上画出细碎的光斑，仿佛无数跃动的金色蝴蝶。在一片绿意盎然之中，黄皮果树慢悠悠地捧出一串串淡黄色的小花，如同繁星点点，散落在繁茂的枝叶间。

一个蝉鸣嘶哑的晌午，我仰头望着母亲轻盈地踩上了大石墩，剪刀咬住果柄时发出清脆的咔嚓声。阳光透过树叶斑驳地落在她温柔的脸庞，带茸毛的果实在我们喜悦又期待的目光中“卜落卜落”地坠入母亲高举的竹篮里，那声音像极一场美妙的金色雨……

